

41
1
30

詁字板史記

列傳

八十九
九十五

庸人也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贊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爲外黃屬陳留亡命地理志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

焉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

十九書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增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

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

日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壯



夫徐廣曰一云去抵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

索隱曰如淳

日抵歸也

音丁禮反

父客素

知張耳乃謂安曰必欲求

賢夫從張耳

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

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

是時脫身游女家

厚奉給張耳

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

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

好儒術數游趙晉陘

張良曰苦陘漢章帝改日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音邢邢州唐昌縣富

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
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

索隱曰崔

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

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

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

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

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

俱之陳為里監門

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

以自食兩人

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

上卷

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

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

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

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

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

而號令里中

詣

更別

求也

陳涉

起

斬

至

入

陳

兵

數

萬

張耳

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
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

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

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
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
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
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
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
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
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

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
倡始王楚之城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
慘人自為鬪各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
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
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
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
心而告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
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

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
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
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
曰漢書曰范竊聞公之將死故吊雖然賀公
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吊之對曰秦法重
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
斷人之足黯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
子莫敢傳刃徐廣曰傳音戴公之腹中者相連李奇日東方人

皆以物挿地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

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天下而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俟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

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
 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荀
 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
 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
 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又聞諸將
 為陳王徇地多以謫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
 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
 王起鄆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

介音界獨也。陳
填車鎮

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
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
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
軍母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
其間不容一喘息，項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
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驥為左丞相，
使入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
 敗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

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穀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_{趙本}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母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因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養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日以辭相告日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

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
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善欲得趙王耳曰君
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
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
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
籜下音之趙數十地張晏日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丈籜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鄉相終已邪夫大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

未敢參余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
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
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
王賈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
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之
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
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
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索隱

日 地理志

秦筑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

世

使人遺李良書不封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

曰良

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

良良得害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

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

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

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

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

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

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

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

驥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

叔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

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

日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乃求得趙歇

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立為趙王居信都

閼案張晏曰趙之苗裔

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

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

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

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

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

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

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

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鷺

陳澤正義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

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

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

且有十二相全。正義曰：十中異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

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惧死

欲為趙王。張君觀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

虎，何益？張鷺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

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

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鷺陳澤先嘗秦軍

索隱中日雀

浩云嘗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間趙急皆來

猶試

云嘗

至

皆沒

當

是時

燕齊楚間

趙急

皆來

浩云嘗

至

皆沒

當

是時

燕齊楚間

趙急

皆來

救張敖亦北取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角道王離軍乏

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

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

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

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

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鷺陳

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鷺陳澤以必死責臣臣

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

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

臣深也

索隱曰望

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

重訓難也或

重惜也

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索隱曰此辭出國語

索隱曰此辭出國語

索隱曰此辭出國語

索隱曰此辭出國語

索隱曰此辭出國語

索隱曰此辭出國語

索隱曰此辭出國語

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言。陳餘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史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史昭曰：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故多為人所稱譽。

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渤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正義曰：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俟，此項羽不平也。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

曰上說音悅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
下音賦錢反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
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
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用榮欲樹黨於趙以
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
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
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爲仰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
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強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
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

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
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
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
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
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
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
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
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

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年十月三斬陳餘泜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曰泜林音泜晉灼音郎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爲得郭景純註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主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案

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輶蔽徐廣曰袒者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臂捍也高趙置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屈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牛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昭日仁謹貌○索隱曰案服虔

音鉏閑反弱小貌說

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

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

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

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

誠為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

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

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

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

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乎

索隱李

日漢書作汗蕭該音一今事成歸王事敗獨

故反說文云汗穢也

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

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爲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里即高祖宿處也

十要之置

韋昭曰爲供置也○索隱

日文類云置人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安

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之上過欲宿心

側之處因以爲言也亦音側

是音上字

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

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

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轔車膠致

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

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

趙王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

刺剟

徐廣曰

刺日丁劣反○索隱日案掇亦刺也漢書作刺
葬張晏云葬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
刺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
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
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

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瑣日以私情相問

中大夫

泄公曰

正義曰泄姓

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

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

節問之箇輿前

徐廣曰箇音鞭韁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

隱日、服虔云、音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箇音峻、箇者竹箇、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爲荀、郭璞三蒼注、云、箇舉士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

告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

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何李亨方也、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發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吭遂死、韋昭曰、吭咽也、○索隱曰、蘇林云反、蕭該或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音下浪反、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

奉事公主小頌云尚配也易得尚于於是上中行王弼亦以尚爲配恐非其義

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

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

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

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子偃爲魯元王以其母號而封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

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

索隱曰案謂偃本元

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

也

為樂昌侯

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

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

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

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

張敖謚武侯張偃之

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實客

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

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在貧賤時也相然信

不

以死_之豈顧問哉_{ソラヤ}索隱曰、萬物要用字究云然
謂然諾相信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
雖_レ死_レ顧也_{ソラヤ}謂相和同諾者何也
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_{ソリ}豈非以利哉_{ソラヤ}索
日、有本_{作私}利交_{漢書作勢利}故廉頗傳
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
此固其理也_{ソラヤ}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
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_{天下豪俊}忘年_{西歸旅}

刎頸相信_{耳圍鉅鹿}餘兵不進
張既望深_{陳乃去印}勢利傾奪
隙未成豐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秦軍禦韓於新安二十五年史官八十

陳留太守

樊噲之罪

東方朔

楚辭

陸賾之言

其國雖寡

精兵不敵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

為寧陵君

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

寧陵是縣也即今

秦滅魏遷咎為家人

陳勝之徒王

正義曰王于放反

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

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

周市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

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爲說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

也

齊趙使車各三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予

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臨晉在魏王同州朝邑縣界。為西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

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
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莊子云無異驥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隙也全漢王慢而侮人罵嘗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高祖本紀曰置三都河東大原上黨漢王全豹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守滎陽楚辭曰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爲昌邑有梁丘鄉梁丘故賊在北三十三里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日旦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十餘人後後者至日

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
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
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
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
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敵卒得千餘人沛
公之從^入陽北^方_{反宋州陽山縣}擊昌邑彭越助
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
鉅野中_後叔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
越

越衆萬餘人母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
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
擊楚楚命蕭公角^{正義曰蕭縣令楚將}兵擊
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
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
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
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
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隱索

日擅猶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專也

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

正義曰滑州河上

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

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

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

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

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

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臯

正義曰在齊

汜水是

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

正義曰在齊

于爲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

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

二十六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

正義曰夏古雅

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

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

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

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

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苑丘縣西北

三十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柰何留

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

彭越本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

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傳。音海
正義曰：從陳颍州北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附海。以東毫泗徐淮北之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馳許二人，二人全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叢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

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六年，朝陳。九年十月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入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叢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

未本作東

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是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
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瓊曰：今漢爲臨邛、瓊方是也。○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今漢說爲是。西至鄭。索隱曰：地理志鄭屬又京兆。○正義曰：華州。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

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遺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魏地闊千里，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唼。韓傳亦有唼血語也。○索隱曰：音牒喋猶踐也。然敵踐血而行。

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

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

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隨叔魏咎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貳東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趙醢何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曰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禹

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後布以少時有久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蓼咎縣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爲蓼也秦時爲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樂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瓊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

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笑之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言布論決受會稽郡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徒身輸本草驗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廻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群盜索隱曰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廻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

稽

正義曰、時會稽郡州

涉江而西

陳嬰以項

氏世為楚將

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

英布蒲

將軍亦以兵屬項梁渡淮而西擊景駒

秦嘉等布常冠軍

項梁至薛

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

也間陳王宣死迺立楚懷王

項梁號為武信

君英布為當陽君

當陽縣也

項梁敗死

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

本傳

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

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

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

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

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

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

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

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

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東二十二里

又使布等夜擊坑

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索隱曰鄧氏云間音中閑閑謂私也今以聞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音紀覓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遂得入音爲軍鋒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項王封諸將立布正義曰上丑林反今爲九江王都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廻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曰郴州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

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漢書音義名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剝出梁地至虜正義曰今宋謂謂左右曰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

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云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饋食之官三日

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恭

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也築杵也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

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馭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其背盟約，以不義被其身。

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諸侯還守成臯。榮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登塞垣。○索隱曰：案版虔曰：梁在新而守之者，乘者，登也。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良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而得羽地。○索隱曰：案版虔曰：梁在新漢之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中夾千里之外。楚兵至榮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

也 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告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

也

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劘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

大王有也故漢王欲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淮南王所方憲責英布

發兵舍傅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索日走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

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

攻下邑。

正義曰宋

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

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

歸漢淮南王至。

徐廣曰年十二月

上方踞牀洗詔布

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

食從官如漢主居布又大喜過望。

正義曰高祖以布先

分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

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

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

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

成臯。

李平注

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

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

李平注

六年布與劉賈

舊文

李平注

八年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

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

李平注

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

腐儒。

索隱曰腐音輔謂之腐儒者隨何跪曰

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割符爲淮南王都。六年，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

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猶見醢，因大恐。陰令入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貫赫對門。徐廣曰：貫，音人姓。姬數如醫家，貫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姪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

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又有耳，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及書聞，上迺赦，貶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殺。」

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名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是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

笑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
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
也始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
陛下安枕而卧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
東方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買都西取楚正義曰楚王劉
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前山東
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
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太康地記云秦
建敖倉於成臯又立庾故
亦云敖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
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古來國歸重於越
身歸長沙今潭州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桓譚新論曰世有闢基之戰或兵是兵法之
類也又爲之上者遠甚疏張置以會圍因而
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
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
隅趨作罿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案薛
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
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
據敖倉此趨遼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
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上計是計
罿者也索隱曰罿音烏卦反

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
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巖山之徒也自致
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
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
荅事考
云薛公得封千戶日劉氏蓋關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
遂發兵自持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
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
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
計事考

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
故城在東北六十里
楚州盱眙縣
戰徐僮間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
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為三
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
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
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
義曰謂散滅之地○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
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

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

覩

索隱日、上古外反、下特瑞反、韋昭云、斬之也、執音遂瑞反、斬音機沛都斬城

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

鄧展

曰、地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名也

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

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

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

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

也傳誤也、使人紿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

番陽

索隱日、番陽縣北之鄉也

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

正義曰、英布冢在饒州鄱陽

縣五百五十二里十三步

遂滅黥布立皇

子長為淮南王

封者以功封者

漢書曰、將率

光州固始縣界

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

六鼎陶之後赤身被刑法

何其拔興之暴也

索隱日、拔音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

白曷反、疾也

布常為首虜，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媚音冒。媚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衛云：「如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爲疑貴赫與其姬妒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妬曰媚。

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從中，聚盜江上。每雄楚卒，頻破秦將。

病為羽疑，歸受漢杖。貴赫見毀，卒致無妄。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曰楚州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李奇曰無善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亭長者主亭之吏也數月亭長要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史記卷三十二

下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諸母漂韋昭曰絮爲漂故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曰淮陰去下鄉而釣於此諸母漂以水擊日漂母言公子也○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安曰字王孫非也豈丈夫不能自食正義曰蘇林音寺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望覲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脣脣股音同又云漢書作跨

同耳。○索隱曰：胯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襟，欲依一字讀，何爲不_レ通？襟下即胯下也，何必須

要脣下於

脣下

是留信觀之，俛出袴下蒲伏。正義：俛

伏

蒲北

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

反

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

一作麾

無所知名。項梁

敗

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

不用

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

連敖

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

坐法當斬。

奇

云：宦官名。張晏曰：司馬也。

坐法當斬。

其輦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

其輶

十三人皆已斬。

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

滕公

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

奇

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

說之言

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

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

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

信亡，不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亟相何

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

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

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事猶無事必欲爭天下恭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用信終亡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辭辭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策安所決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

將為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

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博仁彊孰與項王漢
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
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
為人也項王喑噦咤咤千人皆廢晉灼日廢
索隱曰：喑，於鳩反。咤，烏路反。咤，卓嫁反。或作咤，喑惡懷怒氣咤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
張晏曰：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
廢，偃也。

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凶于反
索隱曰：嘔音吁、嘔嘔，猶區區也。漢書作呻呻。鄭展曰：姁姁，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

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刲弊忍不能
予漢書音義。日不忽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
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
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
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
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
不親附，特劫於威疆不云，名雖為霸實失天下，
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

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_三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_一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醫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太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索隱日案秋豪秋乃成王逸注楚詞

云銳毛爲豪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索隱日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傳檄謂爲檄書以責所伐者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

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榮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郤彭城正義曰兵敗散而退郤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縣非也按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何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輶渡軍徐廣一作正服度曰以木押縛罌輶以渡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輶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按韓信詆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輶渡軍罌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滑城界罌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

里十五

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

索隱曰劉氏云

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晉
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定魏為河東

郡正義曰理安邑縣故城是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

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徐廣

余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曰司馬
虎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閼與聚閼音曷又音
嫣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又○正義曰
閼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

信

之下至魏破代漢輒使入叔其精兵詣滎陽以
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
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隧升于三道之

是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
陘正義曰井陘故關在井州石邑縣井陘東十
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

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
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索隱曰
索舊音

渾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也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今乃

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
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

爨漢書音義日樵取薪也蘇取草也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

爨漢書音義日樵取薪也蘇取草也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入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

軍如淳曰草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案謂令從間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

住乃須隱山自敵勿令趙軍知也敵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草說文故云草

敵者也從甲竹聲也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

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殲廣

日音食也○索隱日小飯日食謂立駐傳食待破趙乃大食也

日破趙日

會食服皮日立駐傳食食也如淳日小

日食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

諸將

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

皆賛美

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

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

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

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

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

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正義曰恒州鹿

縣即六國時

趙壁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

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後疾戰趙果空壁爭漢

鼓旗遂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

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

趙空壁遂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

鼓矣

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璧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廣日：泜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賛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膚。索隱曰：始淳云效政也。晉灼曰：休効數也。鄭玄注禮：効猶呈見也。休

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

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

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李音曰、鄗音日即同州龍門也。○正義曰、從夏陽度者、是、身死泜上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翊也。、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夏說、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敢輶耕釋耒、褕衣

甘食索隱曰、諭鄭氏音、瑜美也、恐滅亡不永久、且也、慮不圖久故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漢書作美衣、瑜食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校、情觀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

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醉兵魏都賦曰、肴饌順時、劉達曰、饌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北此、豈亦謂以酒食醉兵士故字從酉乎、北首燕路正義曰、首音狩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曰、其簡牘或長尺也、北

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榮陽，漢主南出之苑葉間。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

苑葉苑葉大勝方

又卷

得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名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信引兵東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

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

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

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日軾

令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為將數

將數十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

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

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

酈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齊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

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

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

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

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

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

易敗散冠本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

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

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

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
維地理志濰水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邑都而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年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入決壅囊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求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死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在儀州東南九十一里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入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齋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

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平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空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賈日四徵其兵擊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

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之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義曰數名庚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

當奉二主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魏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詳本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參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

示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張晏曰、背韓信、畔則大貴、韓信、

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

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燐

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

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

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

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

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

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山河之險、一日數

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張晏曰、折衄敗也、北奔北敵

陽傷城、張晏曰、於城、臯傷也、謂軍折傷也、北奔北敵遂走宛葉之

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鴻塞、

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聊

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

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

勸愚計，忍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曰：鄉音向。齊國為百姓請命，義士卒亡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成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

日止

楚漢之戰，闔卒亡故云請命。

正義

曰：

卿

音向

齊國

為

百

姓

請

命

義

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良
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頸嬰
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
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
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
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
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
事多大於張鷺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
之不殆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趙霸勾
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
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
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
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
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
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主禽夏
說引五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

卷之三

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擊此

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

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

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

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

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忿之後

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

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

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

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鑿爲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鑿爲

儋古如今受鮀魚石鑿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索隱曰儋音都監反石

斗也蘇林解爲得之鮀音胎

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

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

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蠭之致螫正義音通驥驥

之跔跔徐廣曰、跔一作蹠也不如駕馬之安步孟賈之

徐廣曰、跔

不如駕馬之安步孟賈之

孤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

而不言不如瘖籬之指麾也索隱曰、鄒氏吟音巨薩反又音

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

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勞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

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虧者固無

君主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也○索漢王之隱日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

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

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爲平原千乘東萊郡

齊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

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及

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

卒、名辱已之少年令公胯下者、以為楚中尉

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

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

鐘離昧家在伊廬

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廬
鄉廟案韋昭曰今中廬縣

○索隱曰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盧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爲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冢在韋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

也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

其在楚詔楚捕昧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

八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

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

祖且至楚信欲殺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

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惠信

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

所善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

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

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

果若人言校免死良狗亨

張晏曰校猶猾○索隱曰吳越春秋

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
郭逐海內狡兔也

五十九
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

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享上曰人告公反
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
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是日怨
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
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
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
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

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
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
為義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
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
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
相國將兵守化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
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
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

兵處也而分階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
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
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
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
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
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
諸官徒奴欲叢兵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
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日索晉灼曰
楚漢春秋云謝公

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殺
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
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
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
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長樂鍾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鐘之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
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
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

憐之間，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

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走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齎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務

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

君臣一體

自古所難

相國深薦

策拜登壇

沈沙決水

拔轡傳殲

與漢漢重

歸楚楚安

三分不議

偽遊可嘆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一云信都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

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

故韓襄

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爲孽○索隱曰何休注公羊以爲孽賤子猶樹之有孽

生也漢書朝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

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

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

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

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

河南三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

欲以撫定韓

十里

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韓懷王沛公引兵擊

陽城正義曰河

使張良以韓司徒

徐廣曰他本多作申

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爲申

陛下

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

關沛公立為漢王

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主

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左遷

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嚮

日鋒鎗欲東向○索隱曰跂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鎗欲

東也○正義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

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

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

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

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驥案漢書曰封

爲穰侯○索隱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

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

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

正義曰項籍在吳時昌爲

吳令縣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

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

降漢王廼立韓信為韓王徐廣曰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五年春遂與割符為韓王王穎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馮案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至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

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一馬也匈奴數入晉陽正義曰并州去塞遠請治馬邑正義曰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索隱曰冒音墨又云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潞州縣正義曰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人縣名屬上郡曼丘臣

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

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

萬餘騎與王黃等也廣武以南

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

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

離石

正義曰

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

正義

曰鴈門都樓煩縣

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

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

正義曰

今媯州

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

遂至平城

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

上出白登

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

○索隱曰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

山冒頓圍漢高之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

遺閼氏

正義曰於連反又音燕氏閼氏乃說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閼氏乃說

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

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入往來

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

漢書音義曰言唯弓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索隱

予無雜杖也

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

索隱曰傳

付徐行出闥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

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

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

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

蘇林曰代地也

鄧展曰柴

索

隱曰應劭曰柴武節展曰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爲得此時奇未爲將遺信

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

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

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

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

能死因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

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

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

罪身死亡

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

今僕有三罪於陛下

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

索

日蘇林曰償音奮張晏曰償僵仆也○正義曰信知歸必死故引子胥以爲辭

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餓蠻夷僕之思歸如

癩人不忘起

索隱曰癩音耳誰反舊音耳睡哀紀云帝即位癩痺是也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

柴將軍屠參合

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

斬韓王信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

頽當城

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

生子因

名曰頽當

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

四年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

漢漢封頽當為弓

高侯

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索隱曰漢書功臣表屬樂陵○正義曰滄州縣也

嬰爲襄城侯

索隱曰案膠虞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郡

弓高侯功冠諸將

徐廣曰壯謚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

徐廣曰表云嬰子澤又休延反通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

頽當

韓孫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鄖陵之鄖索隱曰音偃又一言反

貴幸名富顯於當世

其弟說再封數又休延反通之孫曾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

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

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

死後歲餘說孫曾

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

拜為龍雒侯續說後

索隱曰領五格反作雒音洛龍雒縣名○正義

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驤侯以酎金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爲龍額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紹封龍額侯漢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又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

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漢五年冬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尉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

燕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

人欲王廬綰為羣臣觖望

如淳曰觖音辭別
日快謂相觖而怨望也產昭日觖猶冀也○

索隱曰觖望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冀

及虜滅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

者以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廬綰皆言曰太

尉長安侯廬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主

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廬綰為燕王諸

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

地高祖如耶鄆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

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

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

燕王滅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

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

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

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

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

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
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

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乃許論他
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增之
陳豨所，欲令久亡。豨久亡畔 連兵勿決漢

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
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增通計謀
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

陽侯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
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
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
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
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
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
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
匈奴，為間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

擊燕，燕王綰惡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作祠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曾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爲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封為亞谷侯。」廣平表乍遷父。

胡王降

陳豨者，宛朐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

異也。○正義曰：宛朐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梁人。按宛朐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乃封豨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朐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人。

曰：「亞一作惡、正義。漢表在河內。」

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
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屈已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之豨還之代周
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
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
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
王黃等立正義曰二人及高祖七年七月韓王信將本作王黃爲臣所
月太上皇崩本作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
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却略趙代上聞迺赦

趙代吏人爲豨所詐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
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
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本作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
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
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
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
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魏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
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
旨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日令邊有
小警輒露檄挿羽飛
檄之意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挿未有至
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

比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
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
曰王黃牛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
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

豨正義曰定州北平

縣東南十五里蒲

陰故城是也破豨正義曰博州縣

大原十二月

正義

餘大尉勃入宦大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

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

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宦王黃牛丘臣其

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

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

之遠迺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正義

日中都故城在汾州于遙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

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正義曰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徵

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

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繆翁以為援是

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

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

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

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

韓襄遺孽始從漢中部符南面

徙邑北通頽當歸國寵額有功

盧綰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王

東胡計窮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縣城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

狄故縣城

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

橫皆豪宗彊能得入。

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逝爲

王榮并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

楚也。使周市略定魏

地北至狄、狄城守。

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

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

見狄令因擊殺之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

反秦自立。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

為齊王。

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

鼓兵以擊周市。周市軍

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

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

將兵救魏。

徐廣曰：二世六月。

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

魏軍殺魏。

徐廣曰：二世六月。

章邯死。迺立故齊王建之

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

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

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蟻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虺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曰蝮音芳伏反蟻音臚又音釋○正義曰按蝮毒蛇長二三尺嶺南北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遍說文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全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

丈穎日言翁亡身非手足憂何故不殺且秦也瓊日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

復得志於天下，則齕齕用事者，墳墓矣。

如淳曰：齕

齕猶齧齧。○索隱曰：齕音蟻。齕音紇。齕側齒亦發掘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未但辱身墳墓，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楚趙不聽，齊亦怒，終

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於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此慘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

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及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

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
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
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
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正濟北項王聞之大怒迺

北伐齊立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本平氏

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
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本平氏王曰假也齊人相聚畔之榮

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攻擊項羽於城陽

徐廣曰假走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而漢王率諸侯敗

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

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取

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

之專國政政無三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

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

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

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

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

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

晉灼曰泰山嬴縣也○正義曰故

田橫亡走

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

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

齊假王徐廣曰一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

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

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
海中山

日島○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

高帝聞之以為田

橫兄弟本宜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榮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操者致族夷

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戶鄉廐置應劭曰戶鄉在偃師瓊曰廐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

子房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數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

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

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自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稀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爲擗歌。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也。

亡此兩人

韓信

蒯通者善為長短說

索隱曰
言欲令

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漢書曰號爲雋永永一作求索隱曰書名也雋音松究反

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固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

哉數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

與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儋殲寇立帝相聚楚封王假齊破酈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

正義曰、舞陽在許、樊噲者

正義曰、音反

義

州葉縣東十里

時人

沛人也

正義曰、徐州縣

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

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

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

與

正義曰、房

還守豐擊泗水監豎下

索隱曰案監者

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縣

之

下也

○正義曰、泗水郡名破之復東定沛

破泗水守薛西

索隱曰、謂破其守

於薛縣之西也

與司馬厄

戰碭東

張晏曰、秦司馬

○正義曰、秦將

章邯

司馬

毛又碣

宋州

縣也

郤敵

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夫

也

○正義曰、爵第

六級常從沛公擊重鄖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

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

復常從

從攻城陽

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

陽

東屠城陽

○正義曰、按城陽近

漢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誤

光登下戶牖

正義曰、戶牖

汴州東陳留縣東

北九十里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

東晉故城是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

也

爵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

勝齊於長城。天子賞金矣。以入上間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間。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

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間。音中間之間。

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

武正義曰。成武。曹州縣也。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

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

索隱曰。案今河南偃師有湯毫是。○正義曰。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

河間守

軍於扛里

正義曰。地名。近城陽也。

破之。擊破趙貴軍。開

封

正義曰。汴州縣也。

北以郤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

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

從攻破楊熊。

軍於曲遇

索隱曰。曲遇。音翻顛。邑名也。○正義曰。曲丘兩反。遇牛恭反。鄭州中

牟縣有攻宛陵

索隱曰。地理志云。屬河南也。○正義曰。宛陵故城在鄭州

新鄭縣東北三十里。

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

賜爵封號賢成君。

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

以爲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贊曰。秦制列侯乃有封

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亦多矣。

約以秦制於。義有不通。

從攻長社轔轔

正義曰。許州所理縣也。轔轔門

在緝氏縣東南三十里。

絕河津

正義曰。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也。

東攻秦軍於尸南正義曰：在汝州魯山縣東南。破南陽，守齋於陽城東，攻宛城。

偃師南

攻秦軍於犨正義曰：在舞陽東北。

舞陽

先登西至酈正義曰：酈音擲，在鄧州西北四十里。以酈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尉張晏曰：如淳曰：正爵名也。賛曰：增封也。○索隱曰：張晏臣瓊義亦近是。如淳非也。小顏以爲重封者，兼二號。蓋爲得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

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直撞入漢書音義曰：撞音如撞鍾之撞。○正義曰：立帳下。徐廣曰：一本立帷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

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成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爲王，史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正義曰：紀買反至此爲絕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

日微

樊噲

入營

謂讓

項羽

沛公事

幾殆

日謂責也。亦或作譙。

○正義曰：幾音祈。

明日

項羽入屠咸陽

立

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

正義曰：桂陽

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

別擊西，至白水北。

徐廣曰：龍西有西縣白水

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

丞似秦將名。○索隱曰：案內謂龍西之西縣

也。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擊

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

○正義曰：枯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曾徑孫山下。

雍輕車騎。

於雍南破之

正義曰：上雍音於拱反。

從攻雍，斬城先登。

擊章平軍。

好時，斬首胎。

○索隱曰：案雍即扶

封今之武功故秦城是也。章平即章邯子。

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

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

將，從擊秦軍騎壘東。

索隱曰：小顏亦以爲今之地名。○止義曰：壘鄉

在武陵縣東南二十里。

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蕡下。

郿義正

李奇曰：以縣也。

岐州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

也。張晏曰：取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

○索隱曰：案柳中即細柳也，在長安。

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

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

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攻趙貴下郿槐里

橋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

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槐里稱其新名，後

言功最是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其舊稱

發丘至樸陽。

正義曰：雍州縣也。

賜食邑杜之樊鄉。

索隱曰：晉灼云：檢地

日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

樊川也。

從攻項籍屠煮棗。

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煮棗功臣表

則有煮棗侯清河有煮棗城，小顏以爲攻項籍屠煮棗合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

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死朐也。

○正義曰：按其時項羽未渡河止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

里費東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
非矣

丘
壁

正義曰、兗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州曲阜縣瑕丘在兗州縣薛在徐州

界縣志

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喻曾

還至

正義曰、平陰故
在齊東北

五
里

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夏，明引而東，從高

且擊

正義曰夏音假寫空周等

卷之三

巧集一陽裏陳州大康縣
廣楚周莊

軍
參

四千人圍項籍方陳陳州大破之屠

胡陵

充州南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

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

茶虜

秦之燕地楚王韓信及噲從至陳取淮

空楚勿絕

正義曰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
徐州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

從高

正義

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日先

累反

又蘇果反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當作葰人地理志云葰人縣屬太原郡

卷之三

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

善陽

縣北三百八十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

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毋丘臣軍。

豨音許豈
反徐廣曰

毋一作戰襄國
州狀也
破柏人
正義曰邢
州縣也

先登降之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

晏

日殘有所毀也
贊曰殘謂多所遷
投傷也孟子曰害義謂之殘

遷為左丞相

破得綦其母

音無卯卽

尹潘軍於無終廣昌

正義曰在蔚州
飛狐縣北七里
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

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

正義曰在朔州定襄縣界

軍所將

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

正義曰谷音斬將
欲蓋在代

軍趙既虜代丞相馮煖守孫奮大將王黃將

軍大卜太僕解褐

正義曰人姓名

等十人與諸將共

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

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

索隱曰抵音丁
禮反抵訓至一

云抵者承
相之名

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

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

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

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

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

呂后安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及時高祖嘗病甚惡見入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官中小門大臣隨之上

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

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

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媯屬索隱曰卷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義正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

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繼絕

世封噲玄孫之子韋爲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

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曲周西南十五里

酈商者高陽人

索隱曰酈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

陳勝起時

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

留六月餘

徐廣曰月表日二廿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

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

○索隱

日、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正義曰、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

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商以將

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索隱曰、此地名、關蓋在河南陳鄭之界○

正義曰、高紀云、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爲廣陽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按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

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緇氏、絕

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破穰定十七

縣別將攻自關

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昔諭○索隱曰、案在漢中旬陽

縣、旬水

上之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

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

定北地

正義曰、上郡○正義曰、破雍將軍烏氏

音支○索陰曰、烏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名屬

安定、漢書云、破章邯別將也○正義曰、縣乃在涇州安定縣之東四十里

周類軍栒邑

索隱曰、栒邑在幽州地理志屬

右扶風蘇駟軍於泥陽

徐廣曰、駟一作驥○索隱曰、北地縣名、駟者龍馬也○正義曰、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里、泥谷水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

者龍馬也○正義曰、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里、泥谷水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

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

賜食

邑武成六千戶

正義曰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

以隴西都

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

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

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

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

戰龍脫

徐廣曰在燕趙之界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關

先登

陷陣破荼軍易下

正義曰州易縣

郤敵遷為右丞相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

正義曰涿幽州

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

正義曰媯州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

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

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

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

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

拒

徐廣曰一作拒駟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曰拒音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

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爲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爲前鋒堅蔽若垣墻非也。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

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恩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况索隱曰鄒氏本作兄亦音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

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索隱曰給欺也、詐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見利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刦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謂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繫布俞音舒索隱曰輸在河東地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

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為夫人。

蘇林

日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

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靖侯。徐廣曰：繆者更邑也。漢書無謚。

封邑名謚曰靖

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

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

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

司御

索隱曰：案楚漢春秋。秋云：滕公爲御也。

每送使客還過沛泗

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目也。嬰已而試補

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

祖。韋昭曰：告白也。高祖傷人。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

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

節展曰：律有故，不傷人。

○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因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

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是獄辭翻覆也。

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

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

正義曰上爲于爲反使所吏反又日謂父

老開城門迎高祖

高祖爲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

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

張晏平曰胡

陵平所止縣何掌給之故與降也

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

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

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

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

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貴

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

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特

自署之印相部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

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

徐廣曰令也駢案鄧展曰

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

公○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

西里西南十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

今霸陵也在京兆縣

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

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

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
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
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
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索隱曰蹶音厥又音
巨月反一音居衛反

漢書作嬰常叔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
蹠音撥嬰常叔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
日高祖欲斬之故嬰闔樹走也面向樹也應
劭云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名置下而雍
持之樹立也蘇林日南陽人謂抱小兒爲雍
樹面者大人以百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
似懸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
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疎也

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
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
鄭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復常
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
氏索隱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
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
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
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

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

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十日不得通。高帝

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

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率得脫。益食嬰細

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云：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

功為多，賜爵列侯，奪邑五百戶。

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

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食千

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正義曰：宋州碭山縣。乃陽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文侯。索隱

曰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鄉送

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擗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欽欽三千年見白日于豐陵公

居此室乃葬之焉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

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

正義曰今陳州南穎縣西北十三里穎陰故城是

灌嬰者睢

陽販繒者也

正義曰宋州宋城縣

高祖之為沛公略地

至雍丘下

竇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

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攻之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舞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斷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土加美號耳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中從

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

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

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

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

復以中謁者從降下陽以至彭城項羽擊大
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
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秦將降爲公今反

從擊破之攻下陽

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

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

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

秦騎士重泉人

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

四十里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

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建
熙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
爲晉陽關內侯也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

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

如淳傳音附猶言隨從者

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

如淳傳音附猶言隨從者

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

騎兵擊楚騎於榮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一人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索隱曰案武柘縣令也正義曰柘屬淮陽國按滑州胙城本南燕國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李奇曰樓煩縣也故以名射士爲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索隱曰擊王武別將桓案左傳莫懿連尹宮厩尹是擊王武別將桓

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數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董母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

下羸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擊吸

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

索隱曰留縣
旋本十

名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

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留縣在沛

郡公其令卒斬龍且所將卒

文穎曰生得右司馬連尹各

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得周蘭齊地已

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果

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

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

索隱曰取音秋

慮音閭取又音趣僮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名

度淮盡降其城邑至

廣陵

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正義曰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

皆平定之也

項羽使項聲薛公鄭公復定淮北嬰

度淮北擊破項聲

鄭公下邳

正義曰鄭音斬

談東海縣

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

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

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平陽縣城今兗州鄆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

二里按鄆縣去徐州縣界四十餘里者也

正義曰戶復得

陀降留薛沛鄆蕭相攻

正義曰戶復得

遂降彭城虜柱國項

陀降留薛沛鄆蕭相攻

正義曰戶復得

遂降彭城虜柱國項

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顧鄉

徐廣曰告縣有頤
鄉○索隱曰音以

之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持卒斬樓煩

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

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軍
騎別追項籍至東城

正義曰縣在濠州定

德縣東南五十五里

破

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
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

下東城歷陽

止義曰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

渡江破吳郡

長吳下

如淳曰雄長之長也○索隱曰下有
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爲雄長非

也○正義曰今蘇州也案如說非也吳郡長
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

吳郡守身也

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

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

千戶其秩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頴

陰二千五百戶號曰頴陰侯以車騎將軍從

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

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正義曰
縣名在

朔州北二十里復徙擊韓信胡騎晉陽下

將卒

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
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

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磬石服虔曰磬音沙

索隱曰劉氏音千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遂軍東垣從擊陳

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敵軍曲逆下破之卒

斬敵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降

盧奴上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

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

列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

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

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

將肥誅徐廣曰一作銖○索隱曰案漢書作肥銖舉身生得左司

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

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

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

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

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十
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
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
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
入關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故本十聞之乃遣
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
侯等謀因也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等本十
正義曰風萬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
鳳反

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
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
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大尉三歲絳侯勃
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大尉官是歲匈奴大
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
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
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
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

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貳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索隱曰：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嘗奇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

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貶繒，攻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酈况賣交，舞湯內援。滕灌更王，弈葉繁衍。

樊纁鸞齡快擊諺子五
史記卷三十五

太史公曰吾聞之
樊噲之驕也方叔
拘處職事賣友
樊噲之潔也
蕭何之姪也
樊噲之忠也
史記卷三十五
樊噲之贊曰

